

洪烛◎著

老北京 人文地图

LAOBEIJING
Renwen Ditu

新 华 出 版 社

老北京
人文地图

LAOBEIJING
Renwen Ditu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北京人文地图/洪烛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11-9431-5

I. ①老… II. ①洪… III. ①名胜古迹—简介—北京市 IV. ①K928.7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3147 号

老北京人文地图

责任编辑: 张琳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431-5

定 价: 28.00 元

温馨提示: 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 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 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3969

◎ 目 录

一、重温老北京

老北京，古老中国的缩影·····	(3)
皇城根·····	(7)
四合院·····	(10)
大宅门·····	(13)
胡同·····	(16)
牌楼·····	(21)
塔·····	(25)
坟·····	(32)
桥·····	(34)
水系·····	(38)

二、古迹寻痕

社稷坛与太庙·····	(45)
景山作证·····	(52)
什刹海畔万宁桥·····	(59)
大前门·····	(64)
王府井：中华第一街·····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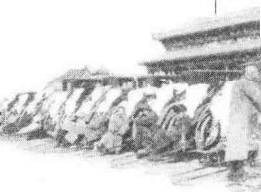
钟鼓楼的晨钟暮鼓	(76)
红墙	(80)
天坛	(83)
地坛	(86)
国子监	(89)
东交民巷：北京最早的使馆区	(92)
隆福寺	(94)
从西四牌楼到菜市口：北京古刑场探秘	(97)
中南海与钓鱼台	(106)
从皇史宬到图书馆	(114)
法源寺	(121)
卧佛寺寻梦	(124)
白云观	(128)
陶然亭的前世今生	(130)
八大胡同：烟花女子的挣扎	(133)
昆明湖：耶律楚材与乾隆	(144)
圆明园：旧中国的废墟	(150)
控诉十三陵	(169)

三、斯文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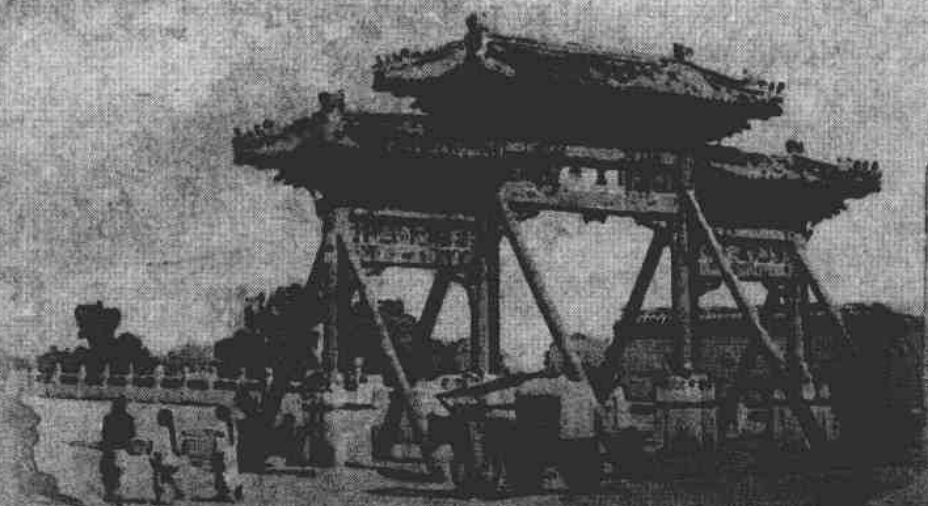
燕京八景：多少帝王多少诗	(183)
铁马冰河金中都	(188)
纳兰性德：康熙皇帝最宠爱的诗人	(197)
阅微草堂：铁齿铜牙纪晓岚	(207)
绍兴会馆：鲁迅的彷徨与呐喊	(212)
周作人的苦茶庵与鲁迅故居	(217)
老北大与清华：中国的大学梦	(221)

四、京华烟云

遗老遗少·····	(231)
与北京有关的女人·····	(238)
只有一个老舍·····	(243)
周作人与八道湾·····	(251)
沈从文：从边城到北京城·····	(256)
老北京的精神·····	(264)
外省人的北京·····	(269)
北京人的根·····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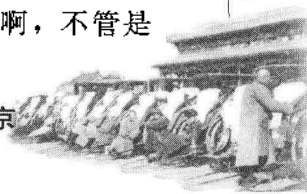
一、重温老北京



◎老北京，古老中国的缩影

郁达夫说过：“北京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景象之田园都市。”此言不无道理。很多朝代以来，北京在精神上仍然像一座大乡村。或者说，是田园诗一样的城市。譬如曲里拐弯的胡同，无异于村巷；可容纳四世同堂的四合院，保留着北方农舍的风格，顶多算地主的豪宅；甚至环护着的昔日辉煌的长城，也不过是农耕文明的一道有始无终的围墙罢了。波光潋滟的颐和园、圆明园，在收归国有、开辟为公园之前，也只能算皇帝的后花园。钟鼓楼虽然身姿伟岸，却令我联想到村头老槐树下悬挂的锈迹斑驳的铜钟，仅仅做了一回历史的更夫。至于地坛、社稷坛、先农坛之类，又跟乡下的土地庙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装修得更高档一些。紫禁城纵然雕梁画栋（据说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在我这个现代人眼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像个落伍的村公所。那些妻妾成群的皇帝，也就是封建家长制时代的村长，死后照样要埋进村后头的公墓里，只不过公墓的名字较好听，叫十三陵……北京，一个古老的梦，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的缩影。一个做了几千年的梦啊。睡狮的梦是无法解析的。

当然，我这里说的主要指老北京。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北京的面貌大有改观，早已换了一套装束：高楼多了，马路宽了，商场与酒店云集，某些街景颇神似欧美电影里的镜头……但是，许多古朴的地名仍保留着，念起来朗朗上口，唤醒了我们乡村生活的记忆。譬如五棵松、大北窑、积水潭、苹果园、三里屯、十里堡、沙滩、长椿街、水碓子……充满了乡情野趣。其实，中关村已是高科技产业区，亚运村更是富人区。这些地名起得好啊，不管是





古人起的，还是今人起的，比大观园里那些楼堂馆馆的名称要朴实且谦和多了。每天念叨着这些粗糙的地名，我们就不会忘本了，我们又找回了乡下人的感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如果你在上海，十里洋场恐怕找不到几个类似的地名。你会觉得城市一开始就诞生在水泥地面上。你会找不到自己的根乃至城市的根。我热爱北京街头巷尾那些带着泥土味的地名，它们都是城市无法割舍的根须。

想起老北京，我就像回忆一座正在消失的乡村。回忆它曾经一路摇曳的驼铃，以及骆驼祥子们的往事。回忆老舍茶馆里的大碗茶和堂倌的吆喝。回忆天桥一带赢得满堂喝彩声的京剧，令我联想到鲁迅笔下南方水乡的社戏。回忆提笼架鸟抑或怀揣蝈蝈儿笼的老人，他们长着一颗童心啊。回忆四合院上空起降的鸽群以及广场上的风筝，如果广场上能摆一副磨盘或碌碡，那就更像那么回事了……只是，记忆中的乡村，已经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会：立交桥、霓虹灯，以及一应俱全的现代化设施。在有中央空调的高层建筑里，我却怀念着露天庭院的故事会，还有那把祖传的芭蕉扇。人类永远渴望恢复乡村的记忆，否则也不会创造出“地球村”这么个概念。幸好我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一座留着最后的田园情调的都市，至少它那野趣盎然的地名，可供现代人在钢筋水泥森林里望梅止渴。

在林语堂的时代，北京的田园情调还比较明显。他说过：“北京城宽展开阔，给人一种居住在乡间的错觉，特别是在秀木繁荫的庭院，在那鸟雀啾啾的清晨，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和繁忙的大道不同，胡同纵横交错，彼此相通，有时会出其不意地把我们引到某座幽深静谧的古刹……胡同的名称最能体现其具有乡土气息的特色与风格。它们的名称多由当地居民所起，因此总是那么生动形象。名字用词全是方言土语，并不求风雅。如羊尾巴胡同、牛犄角胡同……”明明是城市里，却能给人以“居住在乡间的错觉”，这肯定是一种很美好的错觉吧。正如我有时候听见那些大智若愚的街巷名称，同样会神情恍惚，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确实置身于一座现代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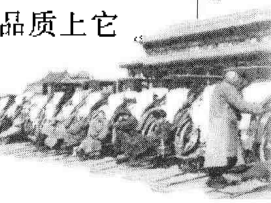
若再追溯到马可·波罗来元大都的时代，他眼中的北京城（时称汗八里），不仅仅是座大乡村，而且是乡村的大集市：“十二座城门外各有一片城

郊区，面积广大。每座城门的近郊与左右两边的近郊相互衔接，所以城郊宽度可达三四英里，而且城郊居民人数的总和远远超过都城居民的人数。每个城郊在距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都会集中在这个城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国其他地方，凡有值钱的东西也运到这里，以满足来京都经商而住在附近的商人的需要。这里在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因为仅马车和驴车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次……”这在当时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集贸市场了，各个国家的商人都不远万里来这里赶集。可以想象出那摩肩接踵、以物易物的热闹场面，人气儿太旺了。

恐怕因为历史上几度被游牧民族所占据，此地的人民，也颇具游牧民族遗风。譬如饮食方面，鼎鼎大名的涮羊肉，自然是蒙古风格。烤羊肉串也是一度很流行，街头巷尾常有维吾尔族人烧烤的摊档，北京人坐在长脚凳上，左手几串羊肉串，右手一瓶小二锅头，有一种弯弓射大雕的豪情。有了这两样，日子似乎就变得挺滋润了。北京人喜欢烈酒，对物美价廉的二锅头情有独钟，在这方面他们可以说没什么虚荣心，二锅头是与他们最亲近的一尊酒神，不见得就比茅台或人头马逊色。二锅头的滋味，也就是正宗的老北京滋味，它仿佛已成为北京平民生活的化身。北京人是很能平民化的，若是在上海人眼里，肯定显得有点土气，像乡下人。北京是座大乡村，北京人在精神上也保持着村民或牧民的传统，很难进化为穿燕尾服的绅士。但这正是其魅力所在：他们豪爽、大方、热情、健谈、超然物外，有原始的血性，在天地间响当当做人，他们无形中具备开阔的视野与开阔的胸襟。所以“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壮士”，司马迁所作的评价，估计今天也未过时。北京人，虽然以居住在首都而骄傲，骨子里却延续着乡村的血统：生活方式不仅不够新潮，相反还显得有点古典。他们是一群守旧的或者就叫怀旧的城市人，他们对过去的记忆充满眷恋。

对于北京这座城市也是如此。这座城市的想象力也许不够丰富，但记忆力绝对惊人。它不像暴发户，不像官僚，甚至也不像知识分子，在品质上它

一、重温老北京



更像一个咀嚼着如烟往事的隐士。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绚烂之后归于平淡。它真正是一座都市里的村庄：都市的躯壳里，却隐藏着乡村的灵魂……

◎ 皇城根

紫禁城是皇帝住过的大四合院，现在叫故宫。至于环绕巍巍宫墙的护城河，有一个挺俚俗的名字：筒子河。弄不清这名字是咋起的。自从紫禁城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竣工，筒子河便已开掘成形了，并且构成城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景山望去，筒子河恰如一根碧玉的腰带，收束住皇气逼人的宫墙及角楼。而外侧，则是烟柳如织的街道、苍苔斑驳的民居，洋溢着市井气息。俨然两重世界。这是皇权与民生接壤的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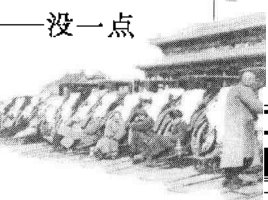
紫禁城周围，约定俗成地称作皇城根。住在皇城根，真正是住在天子脚下了。跟皇帝做邻居，怎么也算是一等公民吧。所以皇城根文化，是京味文化中最贵族化因而最骄傲的一种。

屈指算来，紫禁城里先后住过明清两代二十四个皇帝。

皇城根地带，住过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不计其数。即使今天，风流皆被雨打风吹去，你在横七竖八的胡同里穿行，稍不留神，就会撞见遗留的某某王府，或某某官邸。想当年，可都是代表着皇恩浩荡的“赐第”。皇城根的子民，怎么能剔除尽骨子里的那份优越感呢？

推而广之，整个京味文化，都隐隐约约地被这份优越感笼罩着。

这份优越感在清朝时愈演愈烈。因为北京划分为内城与外城，能够跻身内城的，是清一色的八旗子弟。而原先的汉族居民都成了拆迁户，纷纷把家搬到外城。泱泱皇城，寸土寸金。即使能在边缘地带安营扎寨的，也肯定无来历。即使不是正宗的皇亲国戚，也算得上是皇帝的远房亲戚——没一点





裙带关系，怎么可能离皇帝那么近呢？当时皇城根的居民，称得上是世袭贵族，沾了皇帝的光，由国家供养着，不愁吃不愁穿，于是提笼架鸟、唱戏捧角，甚至斗蟋蟀、养金鱼……这是一个在游戏中生活的有闲阶级，靠吃祖宗打天下的老本度日，相当于“食利户”。

当皇权被推翻之后，树倒猢狲散，他们也纷纷成了破落户。只是积习难改，仍然在懒散中保持着近乎荒诞的傲慢与偏见。

老舍的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人物，譬如《四世同堂》里的一位：“平日他很自傲生在北京，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他们怎么也忘不掉自己年久失修的老屋——毕竟也是皇城根的建筑，门前曾经车水马龙、人来客往。其实那空落落的拴马石，已是现实对历史的绝妙讽刺。老舍本人在正红旗下出生时，八旗子弟的风尚已衰落了。

解放后，皇城根改叫黄城根了，恐怕是为了荡涤这旧名称里的封建气息。黄城根，再也不是八旗子弟的皇城根了。它进入了民主的时代。

但是皇城根的文化并未烟消云散。直至今今天，东黄（皇）城根一带，与南河沿大街平行还遗存有一溜儿花鸟市场，街两边的店铺颇具百科全书风格，什么都卖：从花鸟虫鱼，到古玩字画，甚至挠背的木质“不求人”也摆上了台面。别的城市的旅游商店，卖的大都是金属或塑料的工艺品，而这里才是北京最典型的旅游商品市场，能找到最有代表性的纪念品：要么是活物，要么是货真价实的古董——譬如地摊上的几枚绿锈斑驳的铜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绝对不是赝品……走在这条博物馆似的露天街道上，你能感受到八旗子弟怎么千方百计、别出心裁地游戏人生——有关玩的点子，他们似乎都已想尽了。你会长叹：他们哪来那么多时间，哪来那么多金钱，哪来那么多闲情逸致？这肯定很让现代人困惑。如今这条街走过的，大多是看客，而非真正的“玩主”。花鸟市场的生意，肯定远远不如清朝了。

西什库本是明朝储存宫廷御用物资的十个库房，至清朝则封闭了。它之出名，乃是因为西方利用十库旧址建造的教堂，义和团运动时曾遭拳民围攻。所以说起西什库，我们首先会想到那座颇有欧洲风格的带钟楼的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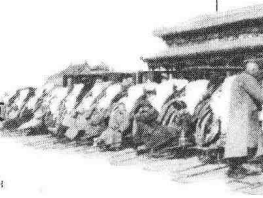
此是一景。西什库往北，就是西皇城根，这一带最热闹的地点是厂桥。据说原属宫城范围的西什库，是挖开了一段宫墙，而与厂桥相通的——有“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意味。老北京人把这一段叫做“厂桥豁子”。可见市井生活的诱惑力与穿透力之巨大，即使等级观念的铜墙铁壁也非坚不可摧。

东、西皇城根，遥相呼应，如同两条温柔的臂膀，拥抱着冷血的紫禁城。

皇城根富于人情味的景观，还有许多。东华门外，有著名的“小吃一条街”，尤其是夜市，灯光与炉火交相辉映，和盘托出的是老北京传统的风味小吃：灌肠、炒肝、卤煮火烧、爆肚儿、杏仁茶等等，芳香扑鼻。我估计皇帝在时，若闻见的话，也会禁不住诱惑而微服私访，迈着小脚踱出宫墙。小贩是否会上前招呼：“客官，能饮一杯无？”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一墙之隔，就是民间了。





◎ 四合院

四合院的造型与结构在我眼中有一种神秘的美。我常想，住在四合院里的人是有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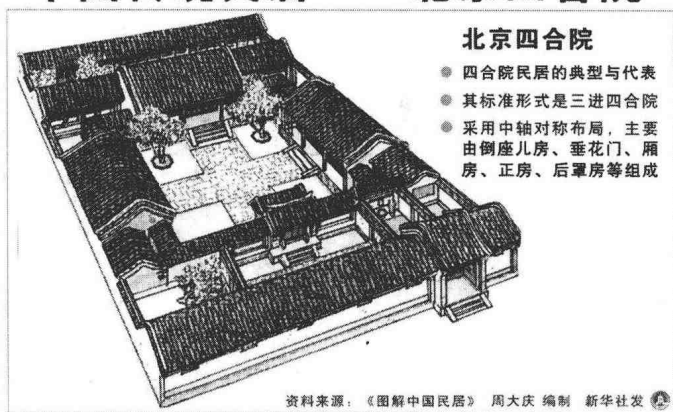
说起北京的民居，自然要说到四合院。其实所谓的四合院，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基本格局，但不知为什么就像跟北京有缘似的，一直是北京民居的代表建筑。北京现存的四合院，多是明清两代的遗物，住在四合院里，就是住在一种历史感里，等于守护着祖宗的遗产，你能说这不是一种福气吗？也许若干年以后，想住还住不到呢。现代社会，住高楼容易，住四合院难。老北京常夸耀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大抵是四合院里才能找到的陈设——再不留心，这种风景也快消逝了。

汪曾祺形象地把四合院比喻为“一个盒子”。为什么要造这个盒子，因为“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四世同堂，在一座天圆地方的全封闭式四合院里其乐融融……可算旧时代北京人对生活的最高理想。据说只有在那样的境界里，才知道什么叫天伦之乐，以及什么叫大隐隐于市。喜欢住在盒子里的北京人，他们的四合院大多分内外两院，内院用于居住，由正房、耳房及东西厢房组成；外院则用作门房、客厅和客房。还有大型的住宅，向纵深发展，增加几进院落，或横向发展，增加几组平行的跨院。虽然都叫四合院，但四合院也是可以分出贫富来。可以造得很简洁，也可以造得很繁复乃至豪华。这魔方般的中国盒子，里面究竟还藏着什么？

四合院装饰性的附属设施，还有影壁、垂花门（或屏门）、抄手游廊、南山墙、后罩楼等等。只是经历了岁月沧桑，把它比喻为“盒子”的汪曾祺

也不得不感叹——这个盒子已快磨损了：“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

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



中国传统四合院

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

纵然如此，北京的四合院在我这个外乡人眼中，依旧充满了神秘的美——仿佛那里面收藏着某种不为我所知的古老的传说。或者说，它的神秘感就是它的美感，它的美感就是它的神秘感。这是一个可以无穷复制、放大的中国式盒子。我在北京寻访过许多遗留的王府、衙署，发现它们基本上都属于四合院的结构；于是我读《红楼梦》时，大观园在我想象中也是四合院的模样——一座风花雪月的大四合院。直至参观故宫，觉得也是四合院的翻版与扩张，那不过是供皇帝居住的四合院。推而广之，清朝的整个北京城，乃至那个时代的中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都是一座全封闭式的超级四合院吗？我真担心四合院不仅是一种建筑，更是一种心理。

趁四合院还在，正是后人们参观、剖析这个盒子的时候。了解四合院驻守过的历史，就等于进入一只心灵的黑箱——会有思想曝光的。四合院是旧中国的影子，有一种颓废而令人心痛的美，所以我对北京的四合院总是百读不厌——它像线装书一样孤零零地横插在城市的书架上，周围全是钢筋水泥的新潮建筑。我甚至觉得，没在四合院里住过，不能算真正地了解北京，即使你自以为很了解它的现状了，也应该去四合院里补课。不了解一座城市的往事，绝不能算了解一座城市。在四合院里住过的人会有思想的，因而也是